

修子三教正宗統論

門人盧文輝訂正

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

林子曰。梵語摩訶華言大。梵語般若華言
智慧。其曰智慧者。乃余之所謂實地之真
心也。梵語波羅蜜華言到彼岸。其曰彼岸
者。乃余之所謂真心之實地。而爲色空之
所不到處也。多與少對。多多之也。行深而
至於大智慧。到彼岸。此其最上一乘之可

多也。然彼岸實地中。本無一法可得。而萬法皆從此出者。多之也。心經者。吾心之真經也。一切現成。故從劫至劫。手不釋卷。從晝至夜。無不念時。乃所以持吾心之真經也。惟此真經也。以離一切色相。以離一切空相。而安此色空二字。俱不可得也。若非親到彼岸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金剛經曰。一切諸佛。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皆從此經出。昔有釋之者曰。

皆從此經出者。非以指此一經文句語言。
又曰。且道此經從甚處出。須彌頂上。大海
波心。又曰。此經者。人人俱有。箇箇周圓。上
及諸佛。下及螻蟻。亦具此經。即妙圓覺心
是也。無物堪比。又曰。茲經喻如大地。何物
不從地之所生。諸佛惟指一心。何法不從
心之所立。

國初僧宗泐曰。此經即世尊所說大部般
若之精要。故知菩薩之說。即是佛說。傳至

十華凡五譯。今從玄奘所譯者。以中國盛行故也。

國初宋潛溪曰。心者。世間及出世間。萬法總相。其別有五。一肉團心。狀如蕉蕾。生色身中。係無情攝。二緣慮心。狀如野燒。忽生心滅。係妄想攝。三集起心。狀如草子。埋伏識田。係習氣攝。四賴耶心。狀如良田。細種無厭。係無明攝。五真如心。狀同虛空。廓彼法界。係寂照攝。

余所言者。皆最上一乘之第一義也。而於字訓。姑且略之。故曰釋略。今依諸生之請。而以昔人所訓字義。附於各章之後。

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。照見五蘊皆空。度一切苦厄。

林子曰。觀與照別。未到彼岸。則不得不觀。既到彼岸。則亦照見之而已矣。故照見也者。猶俗所云看見。是也。蓋既到彼岸之時。而看見此彼岸中。一無所有。故曰時照見五蘊皆空。一以之現成也。菩薩而曰自

在者。以其深處於彼岸實地之中。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。奚有於塵生之色。亦奚有於塵滅之空。無色無空。夫誰得而罣礙之。故曰自在菩薩。自在菩薩者。自性菩薩也。而真如之性。則徧於一切處。釋氏謂之無形無相。無背無面。六根四大俱無。只有一相。亦是無相。十方國土。無不現身。若非親到彼岸者。其孰能知之。行深有二義。皆不可不知也。若以行作去聲。而曰行深者。

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而功行則極其大矣。若以行作平聲。而曰行深者。應如是住。如是降伏。而脩爲則極其至矣。摩訶般若者。大智慧而見性也。波羅蜜者。到彼岸而入頓也。故見性也者。以了知此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性。悉備於彼岸實地中。五陰本空。一切之現成也。多。古語所謂有足多之時。到彼岸之時。度。度之也。度苦海以彼岸也。而衆生則從生至死。從劫至劫。皆

此一切苦厄不能出離而彼岸實地。苦海而又奚待於度耶。故照也者。照而無所於照也。空也者。空而無所於空也。度也者。度而無所於度也。若曰照而有所於照。空而有所於空。度而有所於度。即是未到彼岸。有假人爲而謂之一切現成不可也。林子曰。彼岸實地。而爲色空之所不到處者。乃自在菩薩之所住處也。然處猶家也。自在菩薩所住之處。即自在菩薩所住之

家。曰處曰家。壇經所謂門內甚深法界者是也。若能知此甚深法界而爲自在菩薩之所住處。一超而入。便是到家之人。然而甚深法界得而入之乎。自在菩薩得而觀之乎。

林子曰。即心即佛。而真心元在於實地之中者。是真佛深處於彼岸之際也。故不詣實地而談真心。不到彼岸而談真佛者。豈非所謂門外漢耶。

二書工
林子曰。不登佛位。安能識佛。不知本來。安識無物。

林子曰。若離實地。便是離心。若離彼岸。便是離佛。

元古雲曰。五蘊即五陰。其曰蘊者。積聚義也。其曰陰者。蓋覆義也。

潛溪曰。五蘊者。色受想行識也。色蘊。四大所成。受蘊。領納苦樂。又不苦不樂。相蘊。即種種境。奔馳不息。行蘊。諸所心法。多會。

弗止。識蘊於所緣境。熾然了別。五蘊之中。識以分別居先。因其分別。而領納在心。謂之受。心既領納。相續尋思。謂之想想之不已。遂成造作。謂之行。

舍利子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。亦復如是。

林子曰。此呼舍利子而警之。而以色空二字對待言之。蓋恐其有着於有無二見也。若所云五蘊皆空者。乃色空之所不到處。

本無空也。奚有於色。色空俱泯。心經之本旨。一切現成也。而歷代註解。皆曰。色因空顯。空爲色亡。又曰。無空不顯色。無色不明空。等語。如此見解。不謂之對待之義耶。故曰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豈曰不異。而又曰。即是者何也。以其不能見性。二者病在一般也。

三祖僧璨曰。圓同太虛。無欠無餘。此乃本體自然。一切之現成也。若非親到彼岸者。

之色。火滅則無火之色。而空矣。而生而色而滅而空。都在石外。殊不知真性本不在外也。顧乃於塵之色空上做工夫。則亦何異於火之生滅上討分曉。而謂之能見性而入頓也。可乎哉。壇經曰。只在門外。未入門內。

林子曰。余嘗譬之鏡焉。塵來則色。塵去則空。是鏡之色空。皆由於外塵之去來。如此然而鏡之所以能照之本體者。抑亦其色。

空之所不到處者乎。

潛溪曰。凡有形者。皆謂之色。凡無形者。皆謂之空。

舍利子。是諸法空相。

林子曰。此呼舍利子而重警之。而專以空之一字言之。蓋惟恐其不知心經之本旨。而有着於法。而有着於相。有所照而空之也。然真性上不容一物。彼岸中一切現成。而無有法。而無有相。而曰法曰相。便是有。

物而非彼。豈實地中之現成矣。壇經曰。常離法相。自由自在。又曰。離諸法相。一無所得。是字。指上文空不異色。空即是色句。

林生問曰。夫既空矣。安得有相。林子曰。豈曰色有色相。而空亦有空相矣。又問何謂空相。林子曰。余嘗指諸空器。而問之人曰。器中何物也。答曰。吾但見器中之空爾。夫空可得而見之。不謂之空有相耶。有相則有見。無相則無見。余於是而知空相之

空是亦色相之色也。着空着色，亦有何異。故曰其爲失性均也。

林子曰：空之一字，最易惑人。然凡夫則易惑於色，而二乘則易惑於空。夫惑於色者，猶可得而言之；而惑於空者，則不可得而言之。而世之註解者，率皆不知佛無有法，空無有相，而執着於上文五蘊皆空句，而曰真空實相，謬之甚也。殊不知無空之空，是謂真空，無相之相，是謂實相。若曰空相，